

天运

一

九月的蓝谥城总是晴晴雨雨，变化无常，昨天还是淅淅沥沥的一场雨，今天就已艳阳高照，天蓝的没有一丝云絮。

我恋恋不舍的合上了书，抬起头看了看，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凤凰树枝叶，洒在深红色的书皮上，几个烫金的大字闪耀着光芒：共和国简史。这是一本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书，作者不详，全书用一种坚韧异常的薄质材料制作而成，历经这么多年风尘侵蚀，却没有多大损坏，字迹依旧清晰可辨，可称得上是玄妙神奇了。族里曾经有一代君王很艳羨这种工艺，召集所有的能工巧匠共同研究了十几年，可惜一无所获，为此，君王大怒之下还杀了几位工匠，不过最终无可奈何，只好放弃了。

据族里代代相传的说法，在远古时代，世界上生存着一群半神的生物，他们拥有远超于我们的文明，主宰着这个世界的一切，他们没有翅膀，却可以借助工具在天空飞翔，他们只有两条腿，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走遍整个世界，后来诸神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在决战之时，同时使用了毁天灭地的神力，所有的半神都死于其中，整个世界也濒临崩溃，后来又经过几万年的休养生息，才形成了现在的世界。

这个传说到底可不可信，谁也无法证实，只是这是几百年前族里的一位先知亲口所述，这位先知有神鬼莫测之能，通晓世间万物机理，只可惜英年早逝，到现在连姓名都早已被忘记了，因此，这个世界的奥秘也就此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我抚摸着书，感受着她的光滑，犹如少女的肌体一般，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国家从帝制转向共和制之间近百年的故事，虽然是以描写政权为主，却也充斥着大量权变机谋与行军战争的场景，不过作者的文笔生硬冷淡，写的枯燥至极，再加上全书到处都是难以理解的生僻字词，故而这本书一代一代传下来，却没有几个族民看过，到了现在，除了我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族民会选择这本书了。而我之所以硬着头皮看的原因不过是喜欢里面带兵打仗的将军罢了。

这时，门口一阵响铃，今天的阅读时间如往常一般准时结束，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将书重新放回书架，起身离开了藏书馆。在回去的路上，我低着头，仍旧沉浸在那本书里，幻想自己指挥着士兵征战四方，一呼百应，锐不可当，成为百战百胜的绝世名将，接受周围的仰慕与尊敬，那大概是这辈子最痛快的事情了吧，我心里想着。忽然耳边传来一声娇喝："大胆！"我吃了一惊，回过神来抬眼一看，面前四个侍从模样的族民抬着一座肩撵，上面坐着的赫然是帝君！我竟然冲撞了帝君的圣驾！

我没反应过来，一下呆在原地，最前面的那个侍从做出攻击姿势，喝道："好大的胆子，竟敢阻拦母后！不要命了吗？"

我匆匆扫了眼那个侍从和帝君，正撞到帝君毫无表情的目光，身体颤抖了下，慌忙跪在地上，战战兢兢道："陛下，江阔云罪该万死！"

"陛下？这是什么？你竟然敢不尊母后！拿下他！"那个侍从听了大怒，肩辇后出来两个侍卫直冲着我过来。

遭了！我匆忙之下把书里对帝国元首的称呼喊了出来，对母后不敬，这可是死罪！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么？可是外面诺大的世界我都还没有看过，我有些不甘心，可也不敢反抗，瘫在地上地被两个侍卫架了起来，拖着就要往外走。

"陛下？呵呵，有意思，"没想到帝君非但不生气，反而饶有兴趣的看着我，接着道："思萍，你可知道他是谁？"

帝君旁边一位族民躬了躬身，举止说不出的潇洒，冲着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丝玩味。我隐约猜出了他的身份，不禁有所期待，只听他回道："听说族里出了一个异类，不但给自己取了名字，还狂妄的取了姓氏，整日里好吃懒做，不事生产，却天天跑到藏书馆里看书，应该就是他了。"

这一句话说的我如坠冰窖，我没想到自己在族里已经这么臭名昭著了，连文侯都知道我的事迹。昆族民众通常只有名，姓氏必须经过母后的同意方可，不能私自做主，文侯这句话竟是要找我于死地，我急忙叫道："母后，江阔云只是名字，并不是姓，与海山鹰是一样的"，海山鹰是族中一位勇士的名，也是最出名的三字名，我也是经常以此为解释。

"哦？是么，那你倒是说说，你这名字何解？"母后微微笑道。

"回禀母后，这名字乃是来源于共和国简史，我只是看着好玩才取的，并无不敬之意"我连忙解释道。

"嗯，行了知道了，念在本族民智开启不易，死罪可免，去军中效力，明天去兵部报道吧"母后摆了摆手。

"谢过母后恩典！"我惊喜道，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母后没有回应，冲侍从点了搞头，一群人抬起肩撵，不一会儿就走远了，我拍拍腿上的尘土，回头看了看他们远去的身影，忽然涌上一丝冲动。

二

城墙脚下有一条被鞋底反复碾出的灰带，沿着灰带排着一串人影，衣襟上挂着昨夜露水，滴答落在地上，溅出小小的暗斑。我抱着从兵部换来的竹牌，站在队尾，鼻尖闻到一种混杂的气味：陈年的皮革、晒裂的树脂、潮土与汗意，像是把荒野的四季都揉在了一起。

门楼上挂着“武库”的牌子，字是新刷的，漆皮发黏，风一吹便颤。轮到我时，桌后之民抬起眼来，眼窝阴影浓得像压着一汪墨。“名”

“江阔云”。

他直盯盯的看了我很久，然后手指在竹册上摸索片刻，点了一点，收起鼻音：“新兵入右营第三曲，什长石谷狼，去那边拿兵刃。”说罢把一枚骨片推给我，骨片打磨得很薄，刻着一横两竖，应该是营内的记号。

发兵刃的棚下，兵器横七竖八，像枯木堆。长矛不齐，矛杆多用青木削成，绑以藤索，枪头上缠着树脂与尖骨，边缘卷起了微小的口子。盾是厚皮裹木，有的裂缝里填了草，草尖已发白。我伸手摸了摸矛柄，木纹在掌心里一丝一丝地划过去，粗糙得让人把握得更紧些。书里写的兵器，有标准的长度、重量与比例，矛头须经水火淬炼，盾面分区，角、缘、心各司其用；而眼前这一切，像是为了“能用”两个字凑出个模样。

“看什么呢？”身后笑声传来，一口干涩的声线，“看久了也不会直。”我回头，是一个宽肩窄腰的同族，皮肤晒成深赤，眉骨高得像压着两片短小的阴翳。他把自己那杆矛举起来抖了抖，“别挑了，明天能在手里不散就算祖灵保佑。”

“你是石谷狼？”我抱拳。

“嗯”他轻轻一点头，“走吧，带你去见曲长。”

右营第三曲驻在一片被踩得油亮的黄土地上，四根削尖的大桩围着练武场，桩顶系着灰白的布条，风一抖便啪啪作响。曲长名叫柏沙岭，比石谷狼要瘦，五官很利，像是刀片削出来的，一开口就带着一点寒铁气。他让我们站成一排，走了一遭，指着我的脚说：“站直。脚跟要咬住地。”

我依言挪了挪，地皮下传来一线轻轻的颤，我愣了一下，记起书里讲过的“稳足”——稳足非重压，贵在与地脉相系，气息落在腰，力从胯生。可柏沙岭转脸就吼：“跑！”于是大家一齐冲出去，在练武场绕着桩子奔，灰尘被脚尖掀起，像一圈圈淡环。我跑到第二圈时，嗓子口干得发苦，耳里全是呼吸互相追逐的声音，忽远忽近。

“停！”柏沙岭挥手，又让我们两两对搏，或扛或撕，脚下乱糟糟一片，谁也不讲招式，能摞倒对方就算赢。太阳爬上来，光线和热从四面夹住所有军士，皮革的味道更浓。我被石谷狼一肘顶在胸口，倒在地上，半天才缓过气，他把我拽起来，低低道：“别眨眼，眨眼就会慢半步。”

“书里说，搏击应有‘进退、小侧、上架、下截’，不宜全凭力猛……”我下意识脱口而出，话未完，柏沙岭的目光已经射过来，像薄刃贴住脸皮：“书？”他抬脚在地上踢了一道印，“打仗看胆子。你的胆子在书里么？”

我一时语塞，耳根发烫，喉间有股说不出的涩。可那一页页楚楚分明的“队列”、“号令”、“辎重”、“行军布署”，依旧在脑子里不肯散去。书里说，十人为伍，伍伍为什，什什为曲，层层相扣，令出如线，拉一根，余者俱动。我们这里也叫“什”“曲”，却不过是方便喊唤的名目，并无其义。

午后教投掷。把矛抛出去，落点越近桩子越好。有人投歪了，矛在地上打了两个滚，木头叮叮咣咣，惹来一片笑。柏沙岭不笑，他站在最前，把一杆矛姿势极简地送出，矛尾轻轻颤一下，像一条细鱼脱手，直入桩旁的土里，露出一个短短的角。他只说了一句：“手要像风。”

散操时分，石谷狼扛着矛跟我一起回帐。他把一块发硬的饼递给我，饼里掺着粗糠和一星半点的盐，咬下去，齿间沙沙地响。我咽了两口，问：“你们打仗，都这样练？”

“还能怎样。”石谷狼啃得飞快，“上去就是打，撞不动就绕，绕不过就抓。抓住不撒手，咬着也要扯下块肉来。”他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一场午后雨。

“可书上——”我又忍不住开口，“书上写，战前当列阵，阵分方圆雁衡，攻守各有其妙；鼓角、旌旗、号灯，以传令不乱；行军当有探路者、护翼者、殿后者，虽不见敌亦不可松懈。”

石谷狼把饼压扁了些，笑了一下，笑里没有嘲，只是某种不以为意的宽和：“你说的这些，大家从没人见过。可一到真打，总是先看谁敢先冲。敢者先活。”

我没再说。心里却像被什么顶着，顶得又酸又痒。我们拐过一面挂着破旗的栅栏，栅栏后是杂乱的帐子，绳子绷得不紧，风一吹就呜呜叫。我的帐篷分在最尾的一隅，布面上有暗的蜡痕，摸上去有点黏。我把那根矛靠在地上，靠了一靠竟歪，像是随时要栽倒。我伸手把它扶直，顺手在矛杆上划了一道短痕，又从地上拣了几枚石子，按脚步的距离一枚枚摆开。书里说，行伍之要，在于把远近变成心里的尺，一尺一寸，不差丝毫。石子凉，贴在手心里，仿佛把白日晒出来的燥气都吸了去。

夜里训练场空了，月亮从蓝谥城上空慢慢升起来，像水面浮出的一只钝钩。风从南面吹，吹得帐顶轻抖。我在桩与桩之间来回，按照石子划定的距离踏步，起、落、转、侧，每一步都要在同一个点上咬住地。我不喊，也不喘，一遍一遍地把身体往书里的字上磨。到后来，脚底的地皮像是给我认了亲，轻轻一动，便能知道下一步该落在哪个坑里。

“你夜里不睡？”一个低低的声音从桩影后面冒出来。我一惊，矛尾差点刮到自己的衣摆。那是柏沙岭，他背着手站在阴影里，影子把脸切成两半，明的一半看得见眼，暗的一半像已经闭了。

“曲长。”我止住动作，心口还在颤，像一根弦被拨了太多下。

他盯着地上的石子，看了许久，忽道：“你这几步，比白日里顺。”又顿了一顿，“明天不用

搏，跟我在旁边看。看人怎么散，怎么合，看他们什么时候会乱。你若看得出来，告诉我。”

“我？”我有些不敢确信。

“嗯。”他转身要走，他走得很轻，很快就把夜色拉过身去，像是没来过。

我站在原地，月光把石子每一颗的边都磨亮。风从远处的林子穿过，带来一种极轻极轻的振动，像是大地在呼吸。我把矛举起来，照着石子走完最后一趟。回帐时，石谷狼已经睡了，呼吸均匀，我不敢弄出声，只把那枚刻了记号的骨片放在枕边。闭眼之前，我想起母后肩辇从阳光里远去的背影，也想起书里的那些冷冷的字：队、伍、律、令。它们挤在一起，像一簇小小的火。

我在那火边，把双手伸得更近了一些。

三

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训练场上已经是一片嘈杂。桩影横竖交错，像是用暗色的线把地面缝成了四方格。鼓手曲着脊背坐在鼓旁，掌缘轻轻敲着鼓皮，试探面皮的松紧，每一下都像在唤醒沉在土里的回声。灰布条挂在桩顶，被潮风一抽一抽，发出细碎的拍击。地面因长年踩踏变得坚硬光滑，像是被无数舌尖反复舔过的石；踩上去，脚底有一种微妙的回弹，提醒你不要把力气全数丢给地。

我站在场边，盯着场中两列相对的族民。前列十余名士兵交错而进，矛杆断续交击，发出“咚咚”的闷响；后列紧紧贴着前列的肩背，用步伐与呼吸维持队形。最左侧那一对，我看得清：靠近我这一位下盘虚浮，呼吸过急，矛头每次都探得比脚步快半寸；他身边的那位则贪快，前倾太多，肩与肩几乎挤到一处。这两个小小的偏差，很快把后列的节奏扯乱——有族民为了避让，不得不后撤半步，整列出现了一个浅浅的凹口；紧接着，凹口像被风添了一把，张得更大，露出一条斜斜的缝。

我心里一动，几乎没经过思考，便低声道：“此时若有第三列从侧翼斜插，能把他们整列的步伐牵扯开来，全线皆乱。”

话音刚落，我才意识到自己声音不小。近旁几个正在歇气的族民齐齐侧头。鼓手抬眼看向一旁的柏沙岭——他一直立在鼓边，眼影沉而锐。柏沙岭没有立刻喝退我，只沉吟片刻，抬手一勾：“你，带三名同伴。照他说的做一遍。”

空气里像是被抽走了一丝湿意。被点到的三名族民愣了一下，转头看我。我心跳很快，却像被某种热意推进去，走到侧翼，用脚尖在地上轻轻划了几道痕迹——我昨夜用石子丈量过的节距在脑中一一浮现——然后摆好三位的站位，道：“听鼓点。前列再缠两息，你们别动；等步伐错乱、背后露出空隙，从这里斜切，不要正撞，要斜。这一切要在第三声落下时动。”我对三名同伴压低声音：“不要抢，不要慢。鼓点，是尺。”

鼓声再起，短促而分明——“咚、咚、咚”。前列那对果然越打越急，肩背挤作一团；后列应势乱了一瞬，整队向内塌出一小弧。我盯着鼓手的手掌，第三声尚未落完，便轻吐一字：“现在。”

三名士兵像沿着我脚痕滑出的影子，一齐从侧翼切入，那道斜缝恰在此刻张到最大。前列两人的矛杆在他们的冲击下同时偏转，后列为了弥补塌口又急步上前，整列的呼吸与步伐被彻底拽乱——有士兵绊倒，背后一名同伴来不及收步，直接踩了上去；有士兵举矛过高，矛尾撞在同伴的肩胛上，“咚”的一声，像把一块木板生生折断。

场边响起一阵低低的惊呼。灰布条在桩顶抖了抖，打在木杆上，“拍”的一下，像给这一切盖了印。柏沙岭走近，俯身看了看我划出的痕迹，又抬头看着那一片散乱的样子。他目光里的冷铁被一道细光划开，声音不高，却像敲在石头上的金属：“再试一遍。换另一列。鼓点改。”

鼓手会意，把“咚、咚、咚”变成了“咚咚、咚——”。我飞快地在地上又补了两道痕迹，对三名同伴道：“第一声并步，第二声错位，第三声斜切。仍是切斜，不可正撞。”他们点

头。鼓点一落，他们像被线牵住，准确切进缝里。那一系列虽然已有防备，却还是因节奏被夺而乱了半拍——半拍足够让矛头与步伐分家，足够让胆怯的族民把目光抛给地面。

“好。”柏沙岭吐出一个字，指尖从腰侧摸出一块极薄的骨牌，轻轻一弹，骨牌划着一条稳稳的弧落进我掌心。牌边磨得很圆润，刻着一条横线和两道短痕，凉意透过掌面往里渗，“从今日起，你带十名族民。”

我怔住半息，四周的嘈杂在这一息里仿佛被远远推开，只剩鼓皮上余音不散。石谷狼挤上来，用拳背轻轻碰了碰我的肩，压低声音：“别愣，收队。”他的眼里亮了一下，很快又暗下去，像怕把光泄露。

午后风转南，闷意压下来。口粮如往常，是一团灰褐的纤维块，粗糠分明，咬下去齿间砂砂作响。我把自己的份分了一角给队里最瘦的那个，他眼睛亮了一下，又迅速垂下去，像怕被别人看见。我让他们围着桩站成一环，不急着跑、不急着扭，只是照着我昨夜记牢的节距踏步、转身、错位。每绕一圈，我都让他们回到原点，检查脚尖是否还对着起初的那枚石子——地上没有石子，但我们用刻印代替，我用矛尖轻轻戳出一串细痕，像一串暗暗的星。

“这跟打仗有什么关系？”一名士兵憋不住问，语气里有急躁。

我把矛立在地上，慢慢道：“有。尺丢了，东西就歪；东西一歪，会自己砸自己。”说完我用矛尾在地上画了个简陋的方阵，“你看，这里缺了一块，风就从缺处灌，灌进去的第一口气，会把整阵的呼吸吹乱。”

他们未必全懂，但不再顶嘴。汗味在热里发酸，树脂味则被晒出更重的苦香，混在一起，像一种黏舌的汤。练到后半晌，北端的林线后翻出一团更深的云，压住了太阳。正在犹豫要不要收队，营门外忽传来急促的击石声：硬物撞在一处，一下一下，直而狠。传令的像风钻进来，手里握着一道青条，嗓子因奔跑而沙哑：“石丘部族在北线偷袭我们的储藏坑，夺走盐晶与干料，还撕走几卷薄页。右营三曲，拔营北上！”

“薄页？”我胸口一紧。那可能是书，或书的一部分。族里对薄页极为吝惜，藏书馆里成册者尚且稀见，零散薄页常比整本还珍贵——仿佛从古旧大河里折下一角浪，把更远的声音带到手边。

柏沙岭一声短促的“听令”，把我从遐想里扯回。他迅速分派：矛、盾、两捆藤索，一只号旗，粗盐与纤维团。出发前，我把什众的站位按身量、胆气、步子轻重分了：把稳的放前列两端，敢冲的押在第二列中间，眼明手快的守护号旗；石谷狼按在第二列的心口位置，嘱咐他：“看见侧缝就撞，撞不开就绕；绕不过，就缠住，别松。”

我们向北行去。地势渐起伏，土色由黄转灰，裂痕像细小的干河床。风从林子里钻出，带着湿凉拍在脸上，像一层薄薄的膜。为免队伍被风拨乱，我让第三、第五名兵不时回看，把队伍之间的距离刻进心里。书里写：行军之道，在于把“远近”刻在脚底，把“厚薄”按在呼吸。我照做，让每一口气都尽量均匀，让胸腔起伏与步子起落合上。

暮色合围之时，远远看见石丘部族的临时营地扎在一处凹下的石地边。营外三道障碍，用倒木与土堆摆成，相对结实。更远处，几面深色旗子斜插，旗顶的骨饰在昏光里一闪一闪，像某种冷的眼。探路的回报说：对方只有十余个，分成两股，一股看守战利，一股巡地；看守处有浅坑，坑内堆物以草帘覆之，草帘边被风轻轻掀起又压下，有一角薄薄的东西在缝里闪了一下，又像是藏回黑暗。

“夜色一合便动。”柏沙岭压低声音，“第三曲打前锋，先乱其巡地，再掀其看守。江阔云，你的什列在第二列右翼，等我旗到，从侧缝切进去。”

我用力点头。骨牌贴在掌中，凉意让我集中。把号旗交给眼明手快的那位，再看一眼石谷狼，他握矛时指节发白，然而眼神稳。我们躲在一段倒木后屏息，听鼓点在夜里铺开——先是急，后蓦地一断。

“现在！”我低喝。

右翼像沿石缝滑行的影，贴着障碍边直入侧后。巡地的一列猝不及防，被我们从弧口处撞得侧倒；有人想回身招架，却被后队绊住脚。鼓声此刻改为“咚咚、咚”，我知道那是合围的节拍，便带着两人斜切向看守。草帘有一角被掀起，露出盐晶、干料，还有几叠薄薄的片子——边缘规则细密，片面铺着细细的纹理，月光一擦，像鱼鳞又像沙面吹纹。我一瞬间出神——那种光滑与韧性像极了《共和国简史》的书脊，只是更薄，薄到像一层冷气。

“别发呆！”石谷狼撞了我一下。他的肩碰得我牙根一震。我猛然回神，矛身一横，带开两只迎面的矛头，身侧的同伴顺势一脚绊倒对手，短矛自侧肋钻入。泥水溅起，带着苦涩的冷，腥味在舌尖化开，像舔到一颗陈盐。

看守那边的人在收缩。我提声：“右！合！”带着两人从草帘另一侧绕，趁他们回身未稳再斜切一次。鼓声在这时变成“三缓一急”，我立刻明白是撤步合拢，便让前列边退边抵，脚下不乱，一退一吸，一吸一落，像白日在石子之间排练的样子。后队把薄片与盐晶抱起往外传，我护着他们的侧翼，防止有人扑上来抢夺。对方的喊声在夜里被风撕碎，断断续续，像从很深的洞里传出来。混战散得很突然，像被扒去一层皮，暴露出下面更冷的空气。

回合处，伤号被抬到一处，粗盐被水化成极浓的汁液涂在创口。清点战利时，薄片被包进粗布，交给武库的管事。管事的手很稳，像对这东西见惯不怪。我忍不住用指腹摸了一下边角，那种细滑让我再次想到藏书馆里无法解释的旧物：它们像来自更远的时代，带着不属于我们的凉。

“东西全了？”柏沙岭的声音在背后响起。他翻看了一眼，指腹在纹路上拂过，像是在确认纹的方向。接着他抬眼看向我们，目光在我身上一顿，沉声道：“江阔云，你的什折损最少，撤时不乱。”

我没有答话，只把矛尾往地上一顿。回营的路上，夜风从林梢掠过，吹在旗边，发出像丝摩般的声。薄片被收入箱中，我的目光追着那只箱子滑进阴影。

“江阔云。”柏沙岭叫我。我转身，他把一只更细的骨牌递过来，牌面刻着新的记号，像更深的一道痕。“你的什列，明日起编入前列右翼，遇突袭由你先擎。——另，你说的‘尺’，有用。明午，把今天做的，教给第三曲。并步、斜切，不要怕说慢。让他们把步子磨进地里。”

我双掌收拢，应了一声，低到只有自己能听见。那一夜我睡不着。帐外的桩影被月光拉成长长的影条，灰布条在风里轻拍，如同白日被切割过的鼓点在黑暗里重新合拢。我在帐前又摆了几枚石子，脚尖、脚跟一一对位；每一步落下，都试图让地记住我，让我记住地。直到东方的天色被一缕极细的白撕开，我才在最后一个“并”字上，闭上了眼。

我做了一场梦：那些薄片上，可能藏着比《共和国简史》更古老也更锋利的东西。它像一条极细的线，从远处的黑伸向我，搭在我的肩与脚之间，牵引我沿着一个我尚不知名的方向——而我，正一步步，把这条线拧得更紧。

四

每日清晨，我总是先去训练场，休息时回到藏书馆。白日里反复的呼喝、对撞、流汗，让我身体逐渐熟悉节律；夜晚书卷上的冷字，又像在悄悄地往我脑中放置一些我从未有过的念头。起初不过是一些零散的想法：矛与盾应如何配合，步伐如何对齐。渐渐地，我发现自己看东西时，会比同伴多想一步。听到鼓点，我下意识便去算接下来的节拍；看到队列，我本能地去看空隙与弱处。我应该会成为一代名将的吧，我总是不经意这么想。

一个月后，大鼓骤响，号令急传。石丘部族再度来袭。与上次不同，这一次他们大军而出，旗帜如林，咆哮如雷。上一次之所以败退，不过是他们数量少，如今他们卷土重来，要用全族的力量把南泽夺去。南泽是盐晶与根块的丰饶地，若失去，蓝湓城的过冬便要陷入绝境。

大军列阵之时，旗幡漫天，尘土翻涌。两族相对，气息在战场上压得令人窒息。石丘部族的军士高大健壮，挥舞着自己的手臂和武器，不时发出吼声。相比之下，我方的族民显得单薄，呼喊声在对方的狂吼中被生生吞没。鼓点落下，石丘部族率先发起进攻。他们的脚步齐整，整个战线像洪水倾泻。第一列族民瞬间被掀翻，身躯抛起又被后排踏下，骨裂声与惨叫混成一片。血浆在尘土间迸溅，热腥扑面。

我死死盯着前方，喉咙紧得几乎发不出声。我的什缩在右翼偏后，冲击很快席卷而来，我不得不一声断喝：“雁衡！错列！”同伴们依照日常训练，斜斜站位。敌人扑来的时候，力道被分散，前排虽被震得摇晃，后列立刻顶上，把冲势卸去了一半。石谷狼咬紧牙关，肩背被兵刃划开血痕，却死不退。其余同伴趁机斜插，撕开敌阵一丝缝隙。

“并盾！”我吼出声，前列立起盾面，后列全矛前伸。石丘军士猝然撞上，惨叫瞬间炸开。血液喷溅在矛杆上，顺势滴落，被脚下的泥土急切吸收。四周尽是惨烈：无数同伴被推翻在地，肢体在践踏下扭曲，血与泥搅成腥臭的浆；断裂的矛杆插在土里，像枯竭的树桩。敌人咆哮着继续前压，我们的战线则一步步后退，犹如被撕裂的布帛。有人失去盾牌，便赤手抱住敌人的腰，却瞬间被砍断脊背；有人刚刚刺倒一个石丘军士，还未来得及拔矛，便被另一声巨吼碾碎在地。右翼附近的什也注意到这一幕，他们开始模仿我们的斜列和并盾。混乱中，右翼原本摇摇欲坠的阵脚竟慢慢稳住，石丘部族的锐势在这里被抵住，双方僵持在鼓点与怒吼中。

左翼已经彻底崩溃，中央的旌旗接连折断，将军们的呼喊淹没在混乱的尘嚎里。整个大军如同被撕碎的猎物，被一寸寸剥开。我带着什勉强维持阵形，汗与血糊满脸庞，双臂因挥矛已近麻木。可即便如此，我们在洪流中依旧像一块石头般浮沉，随时可能被吞没。终于，当夕阳染红了天际，鼓点彻底乱掉，传令员的声音嘶哑如兽吼：“撤！全军撤！”

溃败如同火焰烧上千草，瞬间蔓延。族民们不再成列，而是四散奔逃。有人丢盔弃盾，跌倒后再也爬不起来；有人被敌人追上，惨叫声在风里断裂。石丘部族的旗帜插满原野，南泽沦陷。

我带着什拼命往后突围，身边不断有同伴倒下，等冲出混乱时，我才发现，十名同伴只剩下六个，个个带伤。我们踉跄着退回废墟般的营地。族民们神情冷漠。他们对这场惨败并

无太多波动，仿佛死亡就是常态。有人甚至边包扎伤口，边嚼着干涩的纤维块，好似只是结束了一日劳作。我看着那些横陈的身影上，胸腔里翻腾的不是麻木，而是沉重的疑问：为何我们总要这样成片地死去？为何命运被压在泥里，只换来一地血？但我不敢说出口，只能把这些想法压进喉咙里。

夜幕降临，母后的使者与文侯邵思萍抵达营地，宣读军令。功过被逐一记下。念到我时，那使者声音顿了顿，投来目光：“江阔云，以雁衡稳右翼，退敌锋，三曲独存。母后有旨：升为偏将，统三曲之兵。”周围传来阵阵低语，无数眼神聚到我身上，有嫉恨，有讥笑，也有钦佩。我赶紧跪下：“谢母后恩典！”

火堆旁，族民们嚼着纤维块，言语平淡。他们对将军的死亡并无惋惜，仿佛这是理所当然。我独自走到营外，风里仍带着血的腥味。眼前浮现的，是那些倒下的身影。

“在想什么？”身后传来声音。

我回头，见邵思萍立在火光下。他走过来，轻声道：“你今日的阵法很有意思。若不是你，右翼早已崩溃。”我愣了片刻，低声回答：“只是旧书里有些记载，随手用了。那些薄页里写得清楚，只是平日没人去看罢了。”邵思萍点点头，眼里闪过一抹意味难明的光，却没有再多说，就此离去。

昆族族民只对母后下跪，虽然邵思萍是文侯，我也没放在心上。此刻的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像书里那些名将一样，率领大军征战四方，让我的名字传遍族群。

五

冬风卷尽残叶，只留下冷硬的大地，仿佛提醒世间的生灵：生死与兴衰，不过一息之间。

自从升为偏将，我心中常常浮现一个念头：既然大军如此庞杂，是否能让众将聚在一处，共同商议方略？书中那些远古的半神将领，每逢大战之前，总会有军机之议，推演敌情，布置方略。可在军中，这个想法一旦说出口，迎来的只是茫然与冷笑。我只得把心思埋进那本《共和国简史》，一遍遍咀嚼那些冰冷生涩的文字，仿佛要从里面挖出某种能让族群不再溃败的力量。

三个月过去，北风渐冷。冬季近在眼前，族群的仓廩却空空如也。南泽已被石丘部族霸占，盐晶与根块断了来源。营地里的口粮愈发粗劣，纤维块里的砂砾比以往更多，嚼下去只觉满口皆苦。夜里传来族民的低声抱怨，有同伴甚至因饥饿在操练中晕倒。再这样下去，整个蓝湓城都将陷入绝境。

我带着这份焦灼去见主将——拓拔凌。他的肩背已不再挺拔，伤痕让他行走时微微一跛，但眼神依旧如铁。我对他说：“若只是再一次一拥而上，定会重蹈溃败之路。南泽夺不回，城中将无过冬之日。”他沉默许久，目光冷厉，吐出两个字：“荒谬。”我心口一凉，却依旧不肯退让。可话到嘴边，他已挥手示意我退下，我只能无奈离去。

数日后，母后的钧命传来，语气冰冷而不可违逆：“南泽不可失，三旬之内，务必夺回。”军中上下为之一震。我大喜之下，再次去找拓拔凌：“母后既有此令，若不变旧法，三旬之期仍旧徒然。要不然，就由我献策。”拓拔凌沉声：“若败，你当如何？”我咬牙，声音却格外坚定：“若败，愿以军令处置。”母后的命令悬在头顶，拓拔凌终于沉声点头：“半个月。你只有半个月”。

接下来的半个月，整个营地都被我推得翻天覆地。我把什队重新划分，分作正兵与奇兵。正兵学会诱敌，如何假装慌乱，步伐如何故意错乱；奇兵埋伏在林丘之间，练习如何在鼓点落下的瞬间突击。我让鼓手日夜敲击不同的节奏，把每一种节拍都和一种阵法相连。族民们起初满脸茫然，可一次次演练后，他们的脚步渐渐齐整，呼吸渐渐合拍。我看着他们汗水洒落在泥地里，心中竟隐隐生出一种狂热：这是书页里那些冰冷的文字第一次真正化为兵力，化为生死。

半月之后，大军再次压向南泽。天空低沉，寒风割面，旌旗猎猎作响。石丘部族早已在此设下营垒，他们的军士列于平野之上，身影高大如山岭，吼声震彻林丘，仿佛巨兽欲要吞没一切。我们的人数虽众，却难掩疲惫与饥寒的窘境。鼓点沉重得像擂在心口，每一下都提醒我：这一战若败，我将为蓝湓城陪葬。

我带领正面部队缓缓推进，故意令队伍脚步杂乱，矛头歪斜，仿佛已被敌势吓破了胆。石丘军士见状，果然爆发出震耳的狂笑，他们以为我们不过是溃军残部，顷刻间便要被冲垮。随即全军压上，直扑而来。那一刻，我手心沁满冷汗，却还是猛地挥下号旗，鼓点骤然转急。随着号声骤变，两翼林丘中杀出埋伏的奇兵！他们一声嘶吼，像蓄势已久的利刃斜插敌阵。石丘部族完全没想到侧翼会有突袭，正面冲势顿时被撕开缺口，前列乱作一团。正面我立刻下令合拢，矛尖成林，硬生生迎上对方的狂冲。鲜血瞬间喷涌在盾面与矛杆上，热腥的液体

顺着我的手指滑落，被脚下的泥土贪婪吸收。

他们很快反应过来，他们咆哮着拼死反扑。高大的身影疯狂挥舞兵器，把我们前列的盾牌砸得东倒西歪。右翼一度被压得几近崩溃，我能清楚看到同伴被击飞在泥地，胸骨塌陷，眼神瞬间失去光彩。若再退一步，整条右翼就会被彻底撕裂。我提矛冲上，声嘶力竭地吼出命令，矛尖刺入敌人的胸膛，手臂被震得发麻，耳边尽是惨叫与怒吼。我的心脏仿佛要撞破胸腔，血液灼热如火，却也让我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

战局一度陷入胶着，敌军凭蛮力硬是顶开了我们的阵脚，数次险些杀入中军。若中军一乱，全军就要彻底瓦解。我急切望向左翼埋伏，却迟迟未见动静。那一刻，我几乎以为一切都要毁了，冷汗顺着脊背滚落。终于，当敌军的呐喊变得凌乱，鼓点再次骤变，左翼的伏兵如狂风骤雨般杀出，像一道铁钳，将敌阵硬生生切开。石丘军士本已被分割，如今再遭重击，彻底乱了阵脚。他们的狂吼从震天转为慌乱，旗帜一面接一面倒下。有人试图收拢阵形，却被我们正面与两翼合击，再无还手之力。鲜血在南泽的泥地里汇成溪流，淌过脚边，带着腥臭的热气。

当夕阳的最后一缕光将天际烧成血色时，敌军已全线溃逃。南泽再度归于我们之手，盐晶与根块堆积如山，仿佛久旱之后的甘泉。族民们浑身是血，却第一次在劫后展露笑容。而我站在血与尘中，胸口仍剧烈起伏。胜利的热浪涌上心头：若不是书中的兵法，此刻的我们，怕已化为泥土中的尘灰。

战后，母后亲临南泽。她的肩辇缓缓停在营帐中央，火光映照着她冰冷的面容。众将列队而立，空气中仍弥漫着血与泥的腥气。母后的目光一扫过，冷峻如刀，让人不敢抬头。

“江阔云。”她的声音清冷，却在寂静的营帐中显得格外沉重，“你能以兵法布阵，使我族由溃败转为胜利。此功无可替代。”她停顿片刻，似乎要让每个人都记住这句话，然后才抬手一挥。侍从上前，捧来一枚新的骨牌。骨面上刻着繁复的纹路，在火光下反射出奇异的光泽，仿佛比普通的骨牌更沉重。

“升为副将军。”母后语气没有丝毫波澜。

我只觉喉咙发紧，急忙跪下叩首，高声道：“谢母后厚恩！阔云愚钝，唯有竭力效命，誓不负族！”

母后微微挑眉，眼角掠过一丝戏谑，缓缓道：“你好像没有说‘江’啊？”

我猛地一愣，心口一紧，冷汗瞬间自背脊涌出。昆族姓氏必须由帝君赐予，我却私自妄加其上。方才因激动脱口而出，如今竟在母后面前露了破绽！我张口欲辩，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只能重重伏地，颤声道：“阔云妄取，罪该万死，请母后治罪！”

母后凝视我片刻，忽而轻笑，声音冷中带着一丝悠然：“功劳既大，何罪之有？既然你愿以‘江’为姓，那么今日起，我便赐你江姓。江阔云，江海之阔，浮云之变，正是胸怀与远志，这以后就是你的全名。”

我的心脏猛然一颤。赐姓！这不仅仅是对功劳的奖赏，更是身份的跃升。昆族自古阶序森严，能得姓氏者，皆是族中高位。此刻无数双目光投来，有嫉妒，有敬畏，有隐隐的羡慕。我重重叩首，声音嘶哑却掩不住激动：“谢母后赐姓！阔云必以身许族，不负所托！”

旁边的文侯邵思萍轻轻开口：“果然应了书里的记载，军中也会有人以智谋得势。”我只当这是赞许，心中更觉豪情万丈。

冬风呼啸，旌旗猎猎，站在营地中央的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族民的目光随着我而动。自从南泽一战后，我的名字在军中传遍，母后面前也多次被提及。过去那些对我嗤之以鼻的将军，如今在操练场上再不敢大声指责，甚至连主将拓跋凌也只在我命令下随声附和。每当我举起号旗，鼓点一落，千百双脚同时起伏，那种齐整的气势让我胸腔滚热，仿佛天地都在随我而动。我心里不禁得意：也许，书中的那些传奇名将，当年感受到的荣耀，便是如此吧。

我开始彻底按照书里的法子来改造军队。那本古书里记载的阵法与布置，在族民耳中不过是生僻的字句，我便把它们一点点拆解成最简单的口令和动作。比如“雁衡”，我就让他们斜斜错列，像水面展开的羽翼；“拒马”，我让后列用矛尖并拢，前列则半步下蹲，把盾立起，如同在泥地里竖起一道篱墙。刚开始时，族民们一脸茫然。他们习惯了正面硬碰硬，血性十足，却从未想过退一步。我把演练拆成最细的步骤：先学如何整齐踏步，再学如何在鼓点一变时齐声转向。族民们跌跌撞撞，常常一个转身慢半拍，就被旁边的同伴挤得东倒西歪。有人气急败坏，有人满脸讥笑。可我让他们一次次练下去，不许散，不许退。渐渐地，他们开始能在鼓点骤变时整齐合拢，能在假退之后突然回身反击。

那一日，我安排了一场演练，让一曲年轻的族民与一曲久经战阵的老兵对抗。按过去的惯例，后者必然压倒前者。可在鼓点指挥下，那些年轻的族民先是假装慌乱撤退，引得老兵追杀上来，随即一声号令，全队合拢，矛尖一齐刺出。老兵的队伍猝不及防，被迫分散，几乎全线被压制。演练一结束，场边寂静片刻，所有人的眼神都变了。质疑的声音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隐隐的敬畏。族民们开始在夜里自发地模仿训练，敲打着木桩学鼓点，甚至有人拿树枝当矛，三五成群地演练退合的动作。看着这一幕，我胸中忽然一热：书页里那些冰冷的字句，终于在泥地与汗水里活了过来，成为真正能改变命运的力量。

两个月后，母后亲率肩輿来到南泽，文侯邵思萍随行。营地中数百军士立阵迎候。鼓点骤起，声浪轰然回荡，像是一片无形的浪潮。我亲自带出新练的军曲，在他们注视下演阵。鼓点起伏，族民整齐进退，矛尖汇拢成林，开合如浪，退却与突击衔接得天衣无缝。每一次转折，都让尘土如雾般翻卷，呼喊如雷霆般震响。邵思萍目光中闪过一丝讶异，母后则缓缓点头，唇角浮现出笑意。

演练结束后，母后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命人将我与拓跋凌一并召入中帐。火盆烧得正旺，帐中暖意逼人，却压不住我心头的紧张与狂热。

母后静静端坐，片刻才开口：“阔云，你可知道，我为何此时亲自来南泽看看？”

我一怔，下意识答道：“不知。”

母后目光在我和拓跋凌之间一转，语气淡淡：“拓跋凌这几月，屡次向我禀告，说你自恃兵法有功，渐渐不将他放在眼里。你在军中声望日隆，所行所言，都足以左右一曲之人心。他说，你年轻气盛，恐难持重。”

我心头猛然一凉，呼吸骤紧。方才在操练场上，我确实有意无意将拓跋凌视作随声附和的副手，心里暗暗把自己当成了全军的主心骨。如今母后点出，我才骤然惊觉：我不过是一名副

将。我伏地叩首，慌声道：“母后，阔云不敢。拓跋将军乃宿将，阔云何敢逾越！”

母后静静看着我，良久，才缓缓开口：“你们二人，皆是我族忠臣，谁也不可或缺。今日我亲自看了操练，才明白，这支军队与往日不同，已经初见古书中所言——百战之兵的模样。”她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至于能否百胜，那就要靠你自己去证明了。”

我心口怦怦直跳，却不敢多言，只得战战兢兢低下头，揣度这话背后的含义。

帐中沉默了一瞬，母后忽然开口，声音如铁：“从今日起，江阔云为全军主将，掌统大军；拓跋凌为副帅，拱卫中央。”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几乎不敢相信耳朵。母后这是把全军都交给了我！我连忙叩首，声音因激动而发颤：“谢母后隆恩！阔云必以死报答，不敢辜负！”

母后凝视着我，语气庄重：“好。自今日起，族运已至，我族扫平周围所有部落，收其盐泽与土地。到那时，江阔云，你的名字将与我族同在，被传唱百世。”

然而，就在此时，文侯邵思萍忽然开口。他的声音不高，却在寂静的帐中回荡清晰：“母后，此时我族连年征战，族民疲惫，粮草损耗巨大。石丘部已经大败，他们的土地丰饶，足以支撑我族兴旺。依我看，正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而非急于四处征伐。”

帐中骤然一静，气息凝结。邵思萍竟然敢当面反驳帝君！我震惊地看着他。

母后的眉宇间闪过一丝冷意，声音一沉：“休养生息？我昆族若再迟疑，周边部落必乘隙而起。养兵不为战，要兵何用！”她猛地抬手，语气森然，“邵思萍，你即刻整军备战，半月之后，随阔云出征，讨伐北境的玄沙族！”

邵思萍神色丝毫未动，只是微微俯身：“谨遵母后旨意。”

北风卷沙，天地昏黄。玄沙部落的营垒在风中若隐若现，火堆的光点像猛兽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们。我记得古书中有一篇，写过“疾行三日，夜半奇袭，破敌于仓促”。那时书中文字冰冷难懂，如今却忽然在脑海里亮了起来。我下令，整军轻装。大军只携带盐块与干粮，舍弃多余辎重。白日不进，夜色掩护下急行。族民们起初满腹疑惑，却在我冷声呵斥下默默遵从。三日三夜，只有沉重的脚步与呼吸。风沙刮裂皮肤，舌头因干渴发苦，许多族民的步伐踉跄，却无人掉队。

第四夜，我们终于抵达玄沙部落腹地。远远望去，他们的营火明亮，却全无戒备。正如书中所写，久处大漠之地的部落自恃天险，不曾想到有人能强行奔袭至此。我低声下令，阵列悄然分开。两翼绕行，伏于沙丘背后，正面仅留一曲。夜风呼啸，压得每一次呼吸都仿佛带着火。就在玄沙部落渐入沉睡之时，我挥下号旗。

两翼伏兵如黑潮般倾泻而下，沙丘在夜色里震动，族民们举着长矛冲进营地。矛尖猛然刺破帐篷，粗布被撕裂的声音夹杂着怒吼。玄沙战士仓促惊醒，赤裸着上身跌冲出来，有的连护具都来不及扣紧，便迎面撞上锋刃，第一排几乎同时被刺翻在地。后面的玄沙战士怒吼着压上来，手中挥舞着粗重的斧刃和铁棒。空气里全是撞击与撕裂的声音。有人被砍中肩膀，整条手臂几乎甩飞，鲜血洒了一地；有人被矛尖从喉咙贯穿，声音卡在喉咙里，只发出嘶哑的“呃啊”。尸体在地上翻滚，还未来得及断气，就被后续扑上的脚步碾成模糊的血泥。

鼓点如雷，正面那一曲趁势猛攻。族民们怒吼着举盾冲撞，厚重的木盾直接砸在玄沙战士胸口，把他们撞得踉跄后退。紧接着矛尖林立，趁对方失衡一齐刺入，锋刃透体而出。营地彻底乱了。火光翻卷，帐篷燃烧，浓烟呛人。影子在沙丘间狂舞，惨叫与鼓声交织成一片。玄沙战士们拼死反击，有的猛扑上来，把矛杆死死抱住，哪怕身体被刺穿，也要把攻击者一同拖倒在地。两人抱在一起翻滚，鲜血把沙子浸透。

终于，玄沙部落的旗帜在混乱中轰然倒下。敌军喊杀声转为哀嚎与逃窜。族民们踩着尸体前推，火焰与鲜血把整个营地化作炼狱。不到两个时辰，玄沙部落彻底崩溃。他们的首领在混战中被擒，旗帜轰然倒下。盐晶、粮块堆积如山，营地却只剩下火焰与尸骸的气息。战后，我勒令士兵打扫战场，原地休整，然后召集诸将开会。火盆燃烧，沙盘铺开。众将环坐，目光里夹杂着震撼与敬畏。

“今日之胜，”我开口，声音比我想象的还要低沉，“靠的是疾行与奇袭。正面硬攻，我们未必能敌。但敌人仓促无备，便成了待宰之鱼。”我指着沙盘上的石块，模拟两翼突袭的过程，“下次作战，我们要因地制宜，不再一味血拼。”帐内静默片刻，一名老将第一个叩拳：“主将所言极是！”随即，响应声此起彼伏。我能感觉到，将领们的心已经逐渐向我靠拢。唯独邵思萍始终沉默。他坐在角落，静静地看着沙盘，似乎全然置身事外。

会议散去后，他缓步与我并肩而行。夜风呼啸，火光在他面庞上跳跃。他忽然淡淡道：“阔云，你读的古书，是否留意过？书中所载的帝君，无一不是男性。”

我愣了愣，心想这与兵法何干，便随口道：“那是远古的故事。”

他只是笑笑，不再多言。

这一战之后，我在军中的威望骤然升高。族民们在我面前低声称“大将”，将领们也渐渐以我为核心。

南泽以北，连绵的盐碱地在风里泛着灰白的光。入秋之后，天色一早就暗下来，旗影在暮霭中拉得极长。正当我筹组秋末的远征时，斥候接连来报：北境三族结为盟约，约定唇齿相依，倘若我族进攻一方，其余两方即刻出兵相助。军议便在这阴风里召开，帐外鼓点稀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心跳。

“先打哪一族？”我的副将春申开口，他是军中最能领悟我意图的将军，我按照古书指示，点将不拘一格，将其提拔为副将，“若不先斩其一，三族合围之势必成，届时腹背受敌。”

众将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我摊开沙盘，以石块标出三族营地与山岭、盐泽的走向，缓缓道：“三族互援重在‘援路’。若截断其路，救兵不至。先取靠近我方的玄骨族，以两翼疾行切其后脊，再设伏点咬住援军。胜可为势，势成则其余二族自乱。”

有人点头，有人皱眉。正此时，母后入帐。她的目光扫过众人，落在我身上，语气冷冽：“我已闻北方结盟之事，原以为他们不过余烬，没想到竟敢合纵。今我族兵强粮足，当乘其未成势，一鼓而下。”她顿了顿，环视众将，“三旬之内，取其二族。”

帐内一静，谁也不敢先言退缩之语。忽听一声轻咳，来自右侧席位。文侯邵思萍执鞭而坐，神情不亢不卑：“母后，战法我不敢妄议。但连岁征伐，族民疲敝，盐块虽丰，根块仍不足。大军连番驱驰，恐难保士气。若能先撩开内务，止住后方暗潮，再择其要害一击，或更得人心。”

母后眸光一沉。她没有立刻驳斥，只是问：“你所谓内务，几时能定？”邵思萍含笑：“若给三旬，修渠、整仓、定税、安抚纳入诸部。”母后冷冷盯他：“三旬之内，我要的是两族的旗帜，不是你口中之书卷条目。”

我看着这二人，你来我往，心底微微发紧。邵思萍说的并非虚言。可母后的眼神像冬夜冷星，直逼得我不敢呼吸。我犹豫了足足一息，还是拱身出列：“母后，臣以为……远征非不可，但需以‘断援’为先。若急攻其城而不顾援路，便会陷于胶着。请许我先以小股精锐试探，断其联络，再聚兵破城。”

这话既未违抗母后“速战”的旨意，也沾了邵思萍“稳内”的一点边。帐内的空气松动了一瞬。母后瞟了我一眼，淡淡道：“三旬之限不改。你若不能在期内斩其二族，便以军法从事。”

众将齐声应是。会后散去，我才觉背心尽湿。邵思萍缓步与我并肩，他看着远处巡逻的火点，低声道：“你今日说得巧。”我心里一动，不由得笑了笑：“战事使然。”他却不接话，只轻声道：“古书里记载：‘太急者伤民，太迟者失机。’掌旗者须在二者之间取平衡。闻云，你可愿一读那几页？”我点点头。

两日后，斥候复报：三族集结之势未成，玄骨族粮仓在山坳间，援路必经一处狭谷。正合我意。我挑选两曲轻装，夜行翻岭，连鼓都不带，只靠口哨传令。雾低如幕，树影在脚边拉成斑驳。前锋遇到玄骨哨探，我一抬手，三根短矛破风出手，哨探胸腹齐中，翻滚着撞进灌木。我们以湿布缠脚，尽力不让落叶发声。临近狭谷，我令左右分开潜入，正面仅留二十人佯动。

等玄骨援军果然被响动吸引，蜂拥而入，我一声低喝，谷壁同时落下滚木石块，右侧伏兵抬盾猛撞，左翼斜插，势如剪刀。呼号在谷底炸裂，玄骨援军被挤压成一团，前后不得展。矛尖连刺，鲜血顺着石缝淌出，在手指上凝成黏腻的壳。清晨，第一面玄骨旗应声而落。我们没有硬攻其城，只夺了粮道，点了仓库。烟柱起处，玄骨族的鼓声乱成一团。

傍晚回营，母后的中使带回一封诏命：三旬限期未改，斩获“可观”，可嘉。奖罚之间，一字不偏。邵思萍来看我，他递给我一页抄本，指着其间一句，轻声念：“‘帝王之道，雄者居之。’阔云，你读过这段没有？”我愣住，脑中一瞬的空白。

出师那日，天空像一张被风撑紧的灰幕。营门外盐风直灌，旌旗猎猎。我在马背上回望一眼蓝湓城，心里忽然空了。鼓声沉着落下，三军缓行，沿盐河北上，山岭的影子在远处堆出一道铁色的线。

斥候频返：草泽部沿左岸结连营，重斧车在林隙里若隐若现；赤牙残部收拢于右，绕行丘陵，专盯鼓手位；山岭部据中，旗帜层叠，像把铁门横在谷前。我在沙盘前默算，指尖从河汊滑向丘陵，又从丘陵落到谷口，低声与春申分配：“第一击不打门；先崩铰链——左断草泽斧队，右扯赤牙小翼，中军以雁衡斜剪，逼山岭外扩。扩了，才有缝。”

午后交锋，风把尘抬得很高。对面重鼓三通，铁门当胸压来。第一排盾墙被撞得后仰，木纹在我眼前像活物一样嘶鸣。有人后脚一窒，整条线跟着涌动，我一声厉喝：“半步沉！并盾！”靠内两列同时并上，木盾砰然合缝。第二口令压下：“雁衡！”斜列的翼勉强卸去正面之力，震得每个人的齿根发麻。左翼草泽斧队趁势砍在拒马上，“咔”的一声，第一排立桩碎裂成两半，碎木飞起，几名族民被掀翻在地。斧刃第二次落下，眼见就要劈开缺口，春申从后杀出，带着一撮精锐像钉子一样扎进空隙里。他不喊，只连提三次矛，矛尖像在石上擦火，火花溅得他半边脸通红。缺口被死死顶住，草泽斧队第三击落空，阵形一缓。

右侧更险。赤牙余众绕过枯渠，专挑鼓手位撕咬。鼓声一乱，全军必碎。我胸中一沉，立刻调两什从后翼斜插，令鼓手退半步、换位。赤牙冲锋撞在替补鼓手的背影上，愣了那一息，我抓住那一息，旗一落：“钩拒！”十余条勾索齐抛，套住前列的腿与斧，后列用力一拖，赤牙前锋人仰马翻，滚入己阵脚下，乱作一团。

这只是第一道气口。山岭中军的铁门不退，反而更紧。我吸一口风，似乎把砂也吸进肺里，低声对传令：“中军以雁衡逼其外扩，两翼同时假退——给他们一个‘我们要崩’的错觉。”号角一变，阵列向后倾去，尘烟中看上去像两扇翅都软了。山岭果然上当，铁门向两侧“开”，试图吞没我们。就在门轴松的一刹那，我的第三支旗猛落：“换锋！横斩！”

前阵半步沉腰，矛尖横侧，像一把巨大的锯在铁门的内侧狠命一拉。两翼反剪，直取山岭军旗。对面的战吼在那一瞬仿佛短了半拍——旗脚抖了一下。我们贴着泥浆前压，矛、盾、盔、骨，全都拧成了一股绞索，生生往旗下钻。矛头刺入胸骨的那一刻，手臂被反震得发麻，热腥喷了一脸，我眼睛一闭一睁，又刺第二下。旁边一个族民被重槌砸中肩胛，整条手臂搭在身体旁边，像不是自己的，他却用另一只手扣住对方的护领，使劲往下一拽，让我补第三刺。我们像一群在泥里磕碰的齿轮，全部都在吱吱作响。

山岭旗终于倾了半边，旗杆发出一声难听的脆响。我心知火候到了，猛地吐出最后一道口令：“抽心！”正中两列拔出，趁山岭中军乍空，“一针”扎进旗脚。旗倒的刹那，三族的喊声迟了一拍——这迟疑，就是命。我们趁势剝开他们的“门腔”，把还连着的筋割断。草泽的斧头在空中停顿，赤牙余众开始侧顾；我听见远处鼓点乱了，像被风掀翻的水面。

胜负在这一呼一吸之间翻了面。可战场不会给你干净的收束。溃逃的人踩在尸身上，尸身又把活人绊倒；后列还在推，前列已经散。我们自己也快散了。我的嗓子喊到破，耳里只有血在跳的声音。春申从乱阵里冲出来，肩上带着劈开的口子，笑了一下，牙上全是血：“还行。”

暮霭落下来时，我们站在一片红黑的地上。旗是我们的，地也是我们的，可脚下软得像沼泽。风一吹，血腥味拧成一股绳塞进鼻子。活着的族民把盔摘下来，眼睛里像灌了沙；死去的，脸朝下，或朝天，睫毛上挂着干涸的泥。与往日在也不同的是，士兵眼睛里没有了喜悦，满是疲惫。

回城的鼓点很低。沿途新附诸部的族民从栅木后探出眼睛，目光里有敬、有怕，也有说不出的问。蓝谡城内，诏命来得飞快，冷硬如铁：“阔云休整月余，行军总监分掌三营，专理军需。”我看着那几行字，心口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按住——不是没有预感，只是来得比我以为的更快。

夜深，风从庭中穿过，卷动檐下的铃。邵思萍推门而入，他看了一眼案上的诏命，像是早知道会写成这样。我们相对无言。盏灯燃到尽头，他声音平静，“我有一条路。它会让昆族少死，也会让你的名字写在正统的第一行。”

十

蓝湓城的天空低沉，像被暗手压住。三军刚从血战中归来，尸骨尚未掩埋，母后却忽然颁下诏令：罢免我“全军主将”之职，改为“前鋒都统”，名义上仍掌一军，实则被削去了三分之二的权力。

当诏命在帅帐宣读，帐中空气骤然凝固。副将春申死死攥拳，面色涨红，嗓音却低得几乎听不见：“主将，不能忍啊……”我胸口剧烈起伏，却强迫自己压下：“不得乱！”声音劈裂，像是要把心脏割开。可这一声，却并未稳住众人，反而让低沉的怒意如火种般滋长。正当我心乱如麻之时，邵思萍悄然而至。他的眼睛映着昏黄烛火，平静得让人心慌：“阔云，该到抉择的时候了。”

我死死盯着他：“你在暗示什么？”

“不是暗示。”他慢慢展开一幅图卷，上面赫然是蓝湓城的布防：“母后疑你，你在军中已立威望，她却要削你之权。这便是天意逼人。”

我心脏骤然收紧。长久以来，我渴望成为古书中的名将，但那一页页古书上写的，也有因功高震主而被族主屠戮的例子。

邵思萍俯身：“阔云，你只需点头，军中便会随你。兵不血刃，城门自开。我以文侯之名，扶你为昆族第一大帅。”我手指发冷，几乎握不住酒盏。眼前闪过那些战死的同胞，那些把生死托付给我的眼睛。终于，我闭上眼，点了点头。

夜半时分，火光在城门燃起。预伏的兵卒齐声呐喊，鼓声在黑夜中骤然炸开。禁军惊觉，却已被从后切断。刀戈交错，血光在石板上溅起。宫墙上，箭雨如骤雨，尖啸划破长空。我提刀冲入，盔甲在火光中反射赤光。每一步都像踏在悬崖边。春申怒吼着斩开禁军，拓跋凌手持长戟，直接撞断一扇宫门。喊杀声在长廊里回荡，像无数野兽在撕咬。

大殿前，母后已立。她披着玄衣，背后火光腾起，把她的影子拉得巨大。她的眼神冷冽如刃，声音穿透血腥与嘈杂：“阔云，你竟敢！”

我喉咙发紧，刀尖微颤，闭嘴不说。

母后冷笑一声：“我提拔你至副将，授你半军，你却贪得无厌。你以为凭几句古书，便可与我争权？”

我的心口像被撕开一道口子。她每一个字都像铁锤，敲在我的血里。我想辩，却被鼓点与杀声压住，声音嘶哑：“我不过想守护族民，不想任人玩弄！”

母后盯着我，忽然叹息：“果然，智谋太盛者，皆要反噬。”她抬起手，殿门后黑压压涌出禁卫。

就在那一刻，邵思萍的声音骤然响起，像雷霆：“昆族自今日改制，以帝君为尊！”他一挥长鞭，禁卫首领竟退后三步，跪地呼喊：“帝君万岁！”邵思萍竟然已经将禁卫军收于麾下！他

的智慧竟然到了这种底部！

我怔在殿前，耳边尽是嘶喊。母后的眼神终于第一次动摇，她环顾殿外呼声，脸色如铁。片刻后，她吐出一句：“好”

随即，她拔下冠饰，狠狠摔在殿阶上，声音冷如刀：“既如此，你们便等着承受天谴！”

话音未落，禁卫已被压下，殿门轰然关闭。那一刻，我知道，蓝谥城的夜，再也不会如昨日。

十二

政变后的清晨，蓝谥城的天空出奇的澄澈。夜里的血腥尚未散尽，石阶仍留着殷红的痕迹，可阳光一照，竟像被镀上了一层金辉，辉煌得令人恍惚。

大殿之上，鼓声震天，百官齐列。邵思萍一袭黑金帝服端坐殿中，神情镇定自若，眉眼之间已不复往日的轻佻笑意，而是威压四方的从容。他的声音稳而悠长：“昆族自今日改制，以帝君为尊，以法度为纲。”

百官山呼“帝君”，声浪滚滚，殿瓦嗡嗡作响。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了书里的插图：乱世之后，新主登基，旧章被改，名将受封。

片刻后，他目光落在我身上，缓缓开口，声音洪亮得传遍大殿：“江阔云，以兵法定乾坤，率军平诸族，威震四方，其功无可替代。自今日起，封为大帅，统军全境，位列百官之首！”众人哗然。昆族自有史以来，尚无“大帅”之号。古书里记载的那些名将，也不过是封侯拜相，从未有过“统军全境”的荣耀。那一瞬间，我胸腔仿佛燃烧，血液在体内轰鸣。我真的做到了，成了书里才会出现的绝世名将！

然而，当夜回到帅府，酒未开封，文书已堆成山。奏折、诏令、调令……却无一实权。军中大统由“军务司”掌理，兵粮由“后勤署”监管，甚至连三军迁调，也须“帝君亲批”。

春申愤怒难平：“大帅，这分明是空名！实权全被架空！”

我沉默许久，抬手压住他：“闭口。别忘了我们是怎么上来的。”

夜深，我独自翻开那本古书。书页上写着：“名将多功，帝王必削。”字迹像烙铁般灼在眼里。我指尖颤抖，心里却升起一股荒诞的笑意——我求的“名将之名”，终于得到了；可真正的“权”，却已被抽得干净。

庭院风声猎猎，我忽然想起母后曾说：“半军之兵，不只是荣耀，更是试炼。”如今看来，那试炼不是敌，而是自己脚下的影子。

十三

一年后，天下承平。昆族疆域辽阔，四海无战，邵思萍的帝君之姿，已逐渐显露。他没有沉湎于权力的虚饰，而是立刻着手治理。他召集各部首领，宣布减轻徭役，修渠蓄水，让荒芜的盐泽也能出产根块；他下令停征三月兵役，允许各族回到土地与巢穴修养；他设立市集，准许新纳部落互通盐晶与粮食。

那些在大战中惊魂未定的部族，得到喘息的时机，立刻归心。有人甚至当众痛哭，称帝君为“天赐”。我立在殿角，看着那些曾经在我矛下颤抖的部族，如今甘愿伏首在邵思萍脚下。明明是我用血与战阵打下的土地，却在他三言两语间被收拢得井井有条。

春申私下愤懑：“帝君无非是拿名将的功劳换口碑！他若没有你，哪来这些疆土？”我却无言以对。古书上写过：“得国者多文，开疆者多武。武功定国，终归文士。”这句话如今如利刺般扎在心里。

他无愧做昆族的帝君。

某一日，邵思萍忽然下诏：“大帅江阔云，镇守通天塔。”理由冠冕堂皇：“以示威服四方。”可所有人都明白，通天塔荒僻险恶，常有士卒失踪。那是放逐，而非任用。

我苦笑，却无力抗诏。带着数名亲信，踏上荒原。数日行后，通天塔矗立眼前——它高入云端，表面布满裂纹，仿佛不是石，而是某种生物的骨骼。风从塔缝吹出，像无数人在低语。

十四

风在塔脚绕了又绕，像一圈圈不肯散去的低语。我带着几名心腹上去的那天，天色比平日更沉。通天塔本就不像是人手所筑：石面有机质般的光泽，凹槽里隐约布着不合常理的纹路，像被某种巨大的爪印磨出，一圈又一圈。我们把绳索钩在突出的节上，手指被粗糙石面褶皱割出细小血印。每迈一步，都像踩在某个久远的记录上，脚下的回音里有鼓点，且与我记忆中战鼓的节拍奇异地贴合。

母后曾在殿中念过半神的传说，我读书时也识见那些稀薄的字句：半神的遗器、半神的试炼、半神余烬留下的器物。可当我真正站在塔心的黑面旁，听到那低哑的、像机器又像生命的低语时，我知道，神话被剥成了说明书。

那只眼睛比我曾设想的任何形容都要庞大。它不像任何我所见的生物的眼；它的表面不是湿润的黑，而是一片滚动的亮点，像无数小灯在漆黑里游动。它没有情感，只有测定。它先是注视着，然后把目光慢慢集中在我身上。随之而来的，不是语言，而是一串空洞的注记——我听得清清楚楚，那些词在我脑中像被刻印般浮起：

“样本编号：K-07。成长阶段：成熟前。行为响应：高攻高适应。社群影响力：高。领导标记：通过。”

那几个词像冷针扎进胸口。我下意识退了一步，声带里发不出话。身旁的亲信有人颤声问：“这是……什么？”我看见他们的嘴在动，但没有声音传出，只有风把他们的话卷成碎片。

光面继续运作，更多的画面如流水般涌来：曾经被我肃清的营地被以图纸的姿态呈现，营内物资流向被数字化地展示，战术动作被转化为曲线，族民的面孔被抽象成点阵。那里没有时代的荣光，没有血与痛的独特尊严，只有一套套量化指标：生存率、繁殖指数、行为适应度、群体学习速率。更刺痛的是，一个冷漠的声音在我脑里划下最后的判定：“领袖因子：已筛得。实验阶段可进入观测。”

我回想起自己曾无数次在藏书馆里轻抚那薄薄的页边，想象着远古的英雄如何以一己之力改天换地。可那些“英雄”与“先知”——或许——从来都不是自然发生的叙事，它们更像被设计好的变量，被安排在某种容器里，以便观察、记录、提高。我的心像被重锤敲击：我们从未被允许自由选择，即使我们举起矛尖、发出喊杀，也不过是在完成某个既定的曲线。

我想喊，想把这一切叫到山谷去，让所有曾跟随我、曾在我命令下倒下的同伴都听见、都知道他们的死不是天意，而是被编排。但喉结像被什么东西填住，声音卡在胸口，化成一种窒息。我缓步靠近光面，想触摸那光，想把它撕开看个究竟，却在指尖触及的瞬间感到一阵深冷——不仅是物理的冷，而是一种属于知识之外的孤立感：我被定义了，我的名字被系统登记，我的所有行动成了数据点。

随之出现的场景更加难以承受：在塔的更深处，我看到了一行一行的碎片，那些是“盒子”的轮廓——不是单一的容器，而是一组组方形的围栏，每一个围栏里都有着各自运转的微型世界。镜头拉近，我看见有的围栏里，有像我们一样的群落在夜里鸣叫；有的围栏里，繁衍迅速，生命力旺盛，却在一个时间点突然衰落；更有的围栏被标注为“弃置”，那里残留着

无法记录的骚动、生病和断裂。

在一个被称为“观察室”的黑舱里，我看见了更令人颤栗的东西：半埋的金属，像骨骼的铸件；被铭刻的骨牌和样本标签；还有成列的“模型”，它们静卧如肢体，带着我从未见过的精巧介面。那些接口像口子，像可以被外界的手触碰的阀门。思绪一阵翻涌：我们所谓的文化、我们所谓的战术、我们的“古书”——是否不过是他们留给自己的说明书，记录着怎样通过外力塑造出“可控的社群”？

我的身体开始颤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从未有过的绝望在燃烧。邵思萍的脸在我眼前浮现：他在大殿上披戴帝服时的从容，他低语时的笑意。他的每一步政治操作，他在我耳畔的温言软语——那些“建议”“善意提醒”——仿佛现在都成了编织我命运的线索。他不是独自一人，他和那些高高在上的“他们”有着太多交集——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安排的代理，只要他按脚本行事，实验就能顺利运行；而当实验需要牺牲某枚棋子，他们也会像翻书一样，把人们从历史页里撕下。

我推开一扇黑舱的门，里面堆着旧时的记录：曾被列为“高适应”但在第十代后开始衰退的群落样本；曾被裁切的族首名单；以及大量以我从未见过的笔迹写下的“改良建议”，那些笔迹冰冷，像机关的刻刀。我抓起一页，纸张边缘锋利得像刀。“若领袖表现出过高自我意识，建议立即引导其向外扩张或将其调离主观中心。”句子下面冷冷地标注了几枚参数数据。这不是书写，这是程序，这是活生生的算法。

几乎所有的线索都在指向同一件事：我们的世界是一个被设计的系统，半神的传说不过是引导性叙事，用以塑造受试群体的行为。那些“书”是半神们留下的工具，不是智慧的馈赠。我们所自诩的意志、荣光、牺牲，或许自始至终都只是“数据”的一部分，而我，不过是被选中来演绎一场可量化的领导曲线。

意识到这一切的重量，我的腿开始发软。身边的亲信有人惊呼，有人跪倒，有的人开始祈祷——不是祈祷给神，而是祈祷给那只无形的眼，似乎他们觉得若能被“好好记录”，便还有活路。然而我感到的只是更深的羞辱：一生追求的尊严、我用血换来的名字、我在众人面前被高举的那一刻——都被标注、被分类、被归档，像草场上被割下的禾束，整齐堆放，等待某种测量。

我想要跑回城去，去把这份真相扔到广场上，让每个曾在我麾下哭喊的人听见，可我的双脚仿佛被若干看不见的绳索绑住。也许是恐惧，也许是羞愧；也许更真实的是，我知道即便我跑到城中尖声呼号，“他们”也有办法把话语压回去。实验已经不仅仅是对我们身体的操控，连话语、秩序与解释权都被圈养。

我在塔顶的边缘坐下，回望那被我打下的疆域：盐泽像一面闪光的镜，城寨像一串串整齐的珍珠，曾经追随我的人成了无数点点，在暮霭里闪着微弱光。我忽然想到母后那句“书也写了灭”，她当时的声音里有冷厉也有明悟。或许，她比我看得更深。她的怒火，她的孤独，都是对着同一面墙的厉声回击。

绝望像潮水，一波波涌来。我闭上眼，脑里浮现书页上曾有的句子：“名将多功，帝王必削。”那不是单纯的预言，而是机制的一部分：当某个样本的行为曲线达到某阈值，系统会触发一

个“迁移/替代”程序。我的头颅里嗡嗡作响，像鼓点，也像仪器的滴答。

我站在那里，脚下是塔的断缘，远处是我以血与汗划下的疆域。夜色像厚重的布帘，慢慢合上。我想起小时候在藏书馆里的那盏小灯，想起那本书最初的纹理，那些曾带给我希望与方向的文字，如今在我脑海里都化作冷冷的数据。

我闭上眼，深吸一口风，风里有盐的腥味和远处营火的余温。没有多言，没有挣扎，我转身向空旷的一侧迈出步伐。下坠的瞬间，世界像被拉长，时间在胸膛里放慢，血液像潮水扑向四肢。脑海中没有恨，也没有怨，只有一连串碎片般的画面——母后在殿前的一瞥、邵思萍在殿中的笑、战鼓的回响、那只冷冷的眼，以及那本一直被我小心藏着的书。

一切落下去了，像一页页被风吹走的纸。声音在身边抽离，最后剩下的是心跳的最后一次强烈的回声，然后是空白。

塔下的风继续吹，仿佛什么也没有变。远处的营火有人扑灭，有人又重新升起。蓝湓城在清冷的夜色里依旧呼吸着，像一座永无止境的试验场。

<完>

本书的灵感来自于 15 年前两个蚂蚁群落的争斗，我一直想要以蚂蚁为第一视角，构思一个实验盒的故事，可惜生活工作消磨了我全部的精力和浪漫，我终究无法像许多优质的作家一样可以心无旁骛的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只能草草书写，匆匆结尾，细节与剧情荡然无存，这也是人生的诸多无奈罢了，最后看来还是第一章写的最好，可惜了。

记于 2025.9.1